五代史記

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黄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兖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

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壘旦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

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爲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爲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下洛拜右龍武統軍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昭宗反正以爲太子幼爲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爲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胤

日德王嘗爲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亂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亂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爲欲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

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白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劒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爲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故唐内人景姹言當彥威等殺昭宗時諸

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坑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官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

廢立請與諸郎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駁然
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
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
季述卒與嶶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
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
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
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閹
官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
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
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

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以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

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為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

賦精於簿書唐司空裴璩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兵賦太祖乃牓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吏

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賛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為人彊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為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足慮為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叢後果為郭璠

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黄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彦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兖鄆遂攻吴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乗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已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

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衞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爲

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共與
弑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
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譖于太祖曰玄暉私
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
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
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
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
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
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
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

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以循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

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黄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

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乱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乱民皆賴以爲保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末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

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誼
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
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
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
鎖出昭宗御冊鳳樓反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
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
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
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
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持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
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

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衞
亂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
附已以龍鳳劒鬬雞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
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
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
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
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衞上將
軍以疾免太祖即位以爲銀帶袍笏名馬賜之
疾少間以爲左衞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
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官者俱見殺

王敬蕘

王敬蕘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爲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蕘遂代之即拜刺史敬蕘爲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二十斤潁州與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蕘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保敬蕘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户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蕘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蕘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

士歸過潁大雪士卒飢凍敬翔乃沿淮積薪爲作糜粥餔之士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翔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爲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翔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

蔣殷幼爲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録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

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弒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弒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本姓蔣末帝詔削

蔣殷

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殺舉族自燔死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劒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

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一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
裨百人李思安爲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
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
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
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
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
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晏殺諸將王重
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
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
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爲親

軍指揮使閻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
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
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
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
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
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
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
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
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
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

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爲涇州節度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爲武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構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棧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爲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兵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沇水罕之大敗河

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

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衞二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

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況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

隷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反彥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頲曰為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鄩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鄩還戒彥勿為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

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
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
彦逼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彦於臨清而
後入從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
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
業懼德倫爲变殺之

閻寶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
南寶降於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嘗從諸
將征伐末帝時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爲保義

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
攻下洺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
揮使張温將五百騎救賀温至内黄遇晉軍乃
降晉晉遣温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賀賀遂降
晉晉王拜賀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
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
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賀曰
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
梁兵謇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
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

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收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

帝懦弱趙巖婿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
邪以入金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
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
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疏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
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
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
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趨
鎭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
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
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

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

戰秉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秉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遬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

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
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
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
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
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
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
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
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
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
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

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哭詣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閒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

身歸命遂擁節旄入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耶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賊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懽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

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
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
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
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
河擊敗罕之於沇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
陽全義還為河南尹全義德梁由是盡心
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
滿百全義披荊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
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
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

倉庫皆賴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脩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剚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為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為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

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斸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

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
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
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
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
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
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
全義因請幸洛陽白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
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
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
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

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

討之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勲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瑊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

鎮有罪亡去爲盜石濠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録以爲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

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
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
勍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
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秉
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醉寢晉王
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貴然恨其
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
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
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
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

等討之鄩爲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爲討已閱兵自

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爲内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乂爲郭氏報寃莊宗初疑其事羣伶官日夜以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誣爲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

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語魯奇亦爲之憖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冤之

袁象先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己之後也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

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弑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袁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鄢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爲

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弒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貲千萬莊宗滅

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貲數十萬賂唐將相伶
宦官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
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
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爲鄉設也遣之還鎮是歲
卒年六十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
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
產數千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
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飛龍副使唐廢帝
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
五萬緡求爲眞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

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二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其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朱漢賓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漢賓爲人有膽力梁太祖

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爲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
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鴈于其頰
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
鴈都以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爲朱
落鴈漢賓事梁爲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
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爲右
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
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
懽甚留至夜漏一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
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爲太祖養子而友謙年

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
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爲
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爲莊宗所厚惡之
以爲右衞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
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
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爲將
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
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子少傅
謚曰貞惠

段凝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澠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儉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

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爲姦彥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爲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鄆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

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
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
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
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
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
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
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為卿
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
備契丹凝軍屯橋關以謟事紹宏紹宏數薦凝
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

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劉玘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亳安二州末帝

時爲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玭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玭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玭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

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拒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

周知裕

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

陸思鐸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拒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

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
指揮使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
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
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晸為首仁晸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攜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

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闇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邪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旣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卑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

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
嚮京師在禮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
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興唐尹久
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
及禍乃求徙鎮横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
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
帝時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以擊契
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
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旣而
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内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

錢晉已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剌等拜於馬首拽剌等兵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儁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左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誅友珪以功拜

洺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從鎮義成又從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為陜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陜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總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從鎮武寧從明宗

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
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
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
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
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
功名取富貴之時況爾天子親軍反效賊邪軍
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
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坑
魏博諸軍其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
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鎮

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佷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霍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一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

鞱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疑鞱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鎭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容有

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爲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劒從之榛

棘間以免彥威爲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爲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徼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鬬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

爲澶州刺史歴曹貝二州刺史戍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鎭其戍卒劾節軍將龍晊等攻震殺之劾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劾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鎭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

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猒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乗馬而出亂軍擊殺震

房知溫

執變留知溫知溫紿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溫兼閑有窺覦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

千因時建義効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温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温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策拜王公皇帝臨軒遣策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温受封遣策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温在鎮常厚歛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

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大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為富家云

王晏球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

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古本作單)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

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他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牀指麾而都衆攙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運矢射之都衆稍

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橐弓
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
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
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
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
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
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
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
未甞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
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鉏耰白梃所在擊

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誚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絶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禄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

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

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
人蜀王建以爲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
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
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鎭秦州衍以承休
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
川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
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劒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
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
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承休整軍將發秦
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

安重霸

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閬州團練使罷爲左衞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還卒于潞州

王建立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侯將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

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　明宗即位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恊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羣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

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闌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擯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邪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鎭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一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

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
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廕補稍遷諸衛將
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
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
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
恩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
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
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
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
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

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

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顧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

王建立

哉

康福

康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反兵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荊南無功而還福爲將無佗能善謂戎語明宗嘗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

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福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朔方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耶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

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

世本夷狄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臥閤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射舉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歎曰吾先君爲沁

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剥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

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
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
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
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
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
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温琪

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温琪身長七尺少從黄巢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温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温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

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温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温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温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温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温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温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

以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佗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荅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萇從簡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爲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

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挙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爲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

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穎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

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鈞

張鈞海州人也世以貲爲商賈鈞事節度使時溥爲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鈞愛其辯惠以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衞二州爲昭德軍以鈞爲節度使由是

魏博軍叛于晉晉王攻相州筠弃城走後以爲
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崇
韜伐蜀爲劒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從
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彦琳入問
疾筠又辭不見彦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
怒命左右收彦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彦琳無
反狀召彦琳釋之陽從筠爲西京留守戒守者
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
上將軍筠弟籛當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內指
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籛守京

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籛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籛悉取其行槖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籛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為人好

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而錢
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
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
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
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
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
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
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弑繼岌以
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

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籛無所
利害籛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
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籛
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
響應乎使籛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西東明宗
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籛之拒其所繫者
豈小哉

楊彥詢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
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

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
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
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爲引進副使奉
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
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
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
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
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
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
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

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

李周字通理邢州内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眞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

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
年十六爲内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
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内丘人盧
嶽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
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嶽中其馬周大呼
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
各潰去周送嶽至太原嶽謂之曰吾少學星曆
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眞將
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
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

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嶽言至
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
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
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
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
遣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
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
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
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
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

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栰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為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劉處讓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梁為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為牙將萬進

叛梁附晉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柰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

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勳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勳讓入城諭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勳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軍兵在已掌握驟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勳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

沮已髙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勳讓爲樞密使
勳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勳讓丁母憂髙
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勳讓居喪朞年起復爲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
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

李承約

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爲山後
八軍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爲其子守光
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爲匡霸指揮
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洺汾二州刺史

頻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静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爲許留一年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附于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殺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

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為穽
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
之穽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萬南
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
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
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
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
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
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
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

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
知星曆天福二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
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
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為人勇悍而能折節
下士事晉王為五院軍隊長從晉戰柏鄉胡柳
皆有功遷黃甲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
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
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

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

侯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
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無敢言者
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
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
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
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
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慊之廷蘊以功
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賴隴絳
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
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

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與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髦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博單鄆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

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位拜全節横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昪高祖發兵二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昪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

高祖置而不問從全節鎭昭義又從安國從杜
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從鎭義武自出帝與契丹
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
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
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
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
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從廣晉尹
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
大敗契丹于衞村全節爲人謙謹事毋至孝其
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從廣晉過元城衣白

瀾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鬚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

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御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

秉之以戰知敵爲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敵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怪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

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杜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畫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絶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

遇死不得爲死事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由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爲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

過制出帝與契丹隳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
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
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
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同宗也當時益稱其
愼重

李瓊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隷唐
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
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
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遯至

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
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
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
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
保義軍節度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
爲護聖都虞侯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
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棣
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
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
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户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爲留後晉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爲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

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曒朝京師曒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曒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曒爲賣已遂誣奏曒隱已玉帶曒坐貶商州上津令曒懼景巖邀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子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巖與之

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髙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益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爲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